

敵迫被擄壯丁

冒充中共黨員

華北新報社冀南廿六日電：永城敵最近被迫所捕壯丁對外冒充共產黨員或八路軍工作人員，誣實係被敵俘虜後而自育的，陰圖藉此混淆黑白，破壞共產黨與八路軍的政治威信。敵更唆使該縣漢奸石體冲費稱共產黨員，在敵人及黨禁面前公開自有承認錯誤。但我廣大羣衆洞悉其偽，均付諸一笑。

抗戰日報

版出六、四、二期每逢每
售三元一月每售一册每售

第一七五號

轉局郵縣西四山：鄭興福
轉局城縣西四山：鄭業發

鄧北城巡興西山：部業 登

津敵肆意勒索

從去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本年二月底止共掉去八二一四五六四元。華北新華社曾察算二十八日電：據日寇最近公開，從去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起至今年二月底止，天津市民捐輸「國防獻金」、「飛機獻納基金」、「國家公債」共計八百二十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四元，平均每日常達十萬元之鉅，許多商店居民因而倒閉破產。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這是去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個講演，現在
茲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怎樣的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聚難沉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其優秀的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振奮救國救民的真理，是

歌可立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爲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爾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爾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明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闢，所有這些都是進步的現象。

(二)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

們在將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常重提的一個大政弊，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總是零碎，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着重研究的系統的工作，終之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瞶捉襟帶肘」，「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如半解這種糊塗的作風，這種完全違

反列主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間繼續存在。馬列斯教條我們認真的研究情況，從客觀的實況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採取反馬列主義。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工作，但一般是不會有組織地進行過，不過是近百年的（昨天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背必痛痛，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不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反對國策革命理論。我國學習馬恩列斯的背對面，許多

同志似乎是為了馬恩列斯而去學習馬恩列斯，並不是為了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學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論與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現狀與中國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恩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個面的情形：不注意研究現狀，不注意研究歷史，不注意馬恩列主義的運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的同志。

的確的，現在我們隊伍中流有許多不同點。被這周風調換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內外國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一統的周風的調查，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一知半解，根據一知半解，根據一知半解。這個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特別

學
毛澤東

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只剩下「祖國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以懂得，從外國放鴉片箱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他們起了留學過海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負有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在共產黨員中也存在着。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間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則是直接抄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所誦告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與實踐結合。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所遺傳的一條基本原則，於是他們自己就選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踐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舊黨部教育中，教育學的不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教經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戰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軍事特點，諸如此類，其結果讓潮流傳誤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幾年，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這窮日子，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許多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唱一首歌，常心理，對中國問題一無頭腦，對黨義一知半解，反杜林討論，這樣一來就

指示反而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事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以偏概全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的多，害人相當的大，不可等閑視之的。

(三) 爲了反覆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顧得希臘不顧得中國，對於中國

昨天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他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系，不是爲着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裏去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人却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照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

兄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是主觀，短視的，或作講頭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欲差大臣談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丁律已則害了自己，拿丁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這種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的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堅固。寫科學態度或沒有記余的同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首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牆上蘆葦頭重脚輕根柢淺；山間竹筴嘴尖皮厚腹中空。」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

這首對子讀一下，或者再收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实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是老實一點。

第二種關於主義的態度，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過期環境作系統的過去和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判斷歷史，不單是漸得希臘，而且要漸得中國，不但要漸得昨天，而且要漸得今天，還有懂得明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要使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與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一的一就是中國革命，一的一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樣

一矢」，不是爲了別的，是專門爲了要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一鰲。否則，這一矢一就不過是一個徒供玩好的古董，一點什麼用也沒有。這種價值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實際情況內部，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我出周圍事物變化的內部聯系，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求極其細致，就須不患主觀錯誤，不患熱情，不患善本知馬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實中，從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描寫，也不是憑空憑其臆的關詞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

無譁聚眾之心，這和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馬列主義的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自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閉重脚輕根根派」，也不是「鼻尖皮厚腹中空」。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1)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而論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爲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视线向着各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以及

其節是林林有林有林影影在斯了解情事與的抵政策條件太專。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而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有好的處理。在全黨進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2)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該集中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廢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

（三）對於在蘇聯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事問題爲中心，由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及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應以聯共黨史爲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爲輔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範，在全世界上還具有這獨完全的典範。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效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工作過許多錯路，但聯共黨史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

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改造，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本文係根據新華社二十七日電，由本報收錄的，錯字漏字恐難盡免，特看到原文，如有錯誤時，在眾一再行改正。——編者）

